

乡俗中国

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贵

州省社会科学院谋一份职业的时候，我有缘结识了在榕江县政府工作的两位年轻的侗族干部，一位叫杨胜军，一位叫黄秀福。那时他们都

红苗黑苗

很爱写一点东西，虽是业余爱好，但水平却

不低。胜军的文章直白率真，乡土气息浓

厚，别有风味；秀福则文笔老到，构思

新颖，似乎比一般作家更具写作天赋。

黄秀福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乡俗中国

红苗黑苗

黄秀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苗黑苗/黄秀福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乡俗中国)

ISBN 7-80646-950-8

I. 红… II. 黄… III. 苗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9557 号

责任编辑:沈以澄

书籍装帧:周艳梅

封面图片提供:沈以澄

书 名 红苗黑苗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凯基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规 格 889×1194 1/24

印 张 $8\frac{1}{3}$

图 文 162 面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1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950-8/K·132

定 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2262195



序

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谋一份职业的时候，我有缘结识了在榕江县政府工作的两位年轻的侗族干部，一位叫杨胜军，一位叫黄秀福。那时他们都很爱写一点东西，虽是业余爱好，但水平却不低。胜军的文章直白率真，乡土气息浓厚，别有风味；秀福则文笔老到，构思新颖，似乎比一般作家更具写作天赋。他们后来都曾在基层乡镇担任过党委书记之职，这名份在外人看来就很有些不得了，他们那时大约也感觉着自己的仕途前景还很不错，所以活路是拼命地做，工作是忘我地





干,人还不到三十五岁,就已是满头银发。有一年我到他们的乡镇去采风,因为地方太穷,他们竟然找不到一点像样的东西招待我,我一到,他们就急得满街去找菜,最后是用几条小鱼葱煮了一大锅酸汤叫我泡饭吃。那顿饭我当然吃得很香,也很饱,只是他们一再地表示歉意,倒令我颇觉不安。胜军后来回到县城继续从政,官虽然做得不大,但好歹还在混着。秀福后来是彻底离开官场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把工作辞掉,跑到沿海去找我,要我介绍他到企业去打工。通过了解,有人也愿高



薪聘用他。大概那“高薪工作”也未遂所愿，他后来还是回到家乡，学我的样子，置办了一套摄影的行头，成天往乡下跑，拍些照片，写点文章，打发日子，与原来的生活完全不同了。

秀福现在写出来的这本书，叫《红苗黑苗》。书名是我给起的，内容也是我给规定的，是名副其实的命题作文。我为什么要他写这本书呢？因为月亮山太值得写了，太有东西可写了。我以前曾两次去过月亮山，月亮山的神秘和美丽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那是一片当之无愧的神奇的土地，也是孕育苗族古老文化的摇篮。自



从十多年前两次有幸造访之后，多年来我心里一直牵挂着那片奇特的苗族家园。遗憾我如今为了谋一份生活，是越来越远离那片土地了。而秀福呢，他却始终是生活在月亮山脚下的，他不仅曾在月亮山区工作过多年，而且他现在依然经常到月亮山去，他说他已是月亮山的一员，也是名副其实的。他现在因为在县文联谋职的缘故，常有机会带人到月亮山去采风，他自己当然乐此不疲。所以当我和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沈以澄同志在谋划出版一套以边缘乡土文化为内容的系列丛书时，我首先想到了这个选题，也同时想到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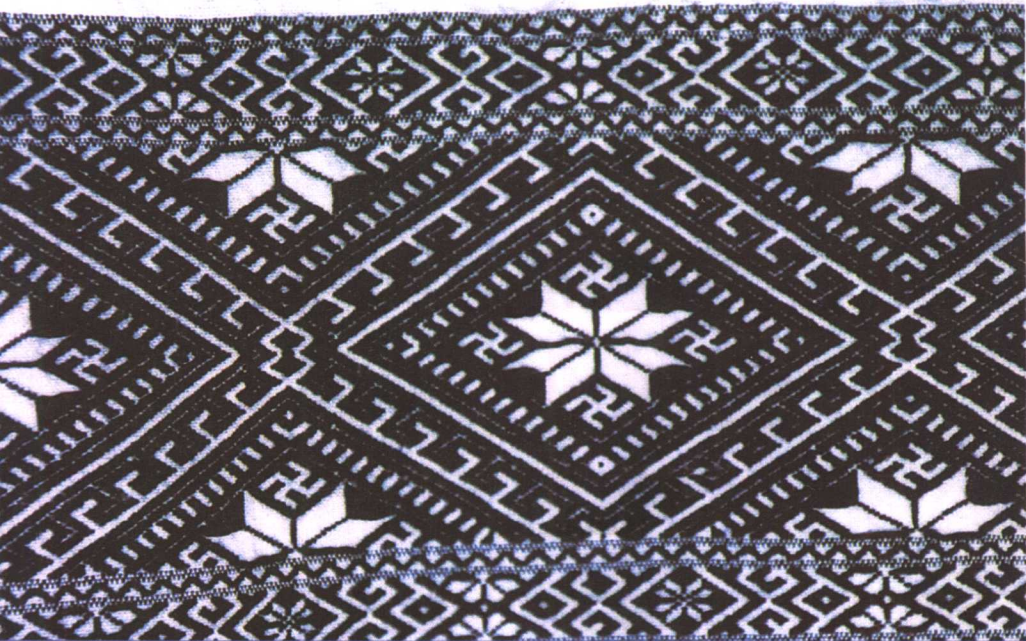
本书的作者。现在秀福交上来的稿子是令我满意的。他的照片也拍得很好。这就应验了民间的那句俗语：“无心插柳柳成荫”——秀福官运不佳，文运却是不错的。

读着秀福的书稿，我的思绪不觉又回到了那迷人的远方，我一边读，一边仿佛又跟他重游了一趟月亮山。他文中提到的地名和人名，许多都是我所熟悉的，什么三角架，摆拉，摆王，加两，加早，摆纹，计划，计怀，什么潘小勇，英子清，罗章辉，麻忠诚……这些名字都曾经与我的生命紧密相连啊！我当然也曾为这些名字写





下一些文字，但是，我要说，和秀福的这本书相比，我写下的那些东西显然又是微不足道的。秀福的这本书，有一种我曾自诩的“吃透了的深刻”。而“吃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没有几十次乃至上百次的深入而细致的田野考察，没有时间的积累和体力的付出，“吃透”是不可能的。当然，相对于月亮山和苗族的历史与文化这部大书来说，秀福的这部书稿也还是肤浅的，可以说，他远未写出月亮山历史文化之万一。但是，他到底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关于月亮山的传奇文字，或者说，他终于掀开了月亮山神秘面纱



的一角,这对于月亮山区的居民来说,应该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因为不管怎样讲,月亮山不可能永远这样封闭下去,而无论是月亮山的居民走出大山,还是外边的人们走进月亮山,人们都很需要像《红苗黑苗》这样的文字,这既属于个人的一种体验和感悟,同时也很可以成为沟通这两极世界(原始与现代)的桥梁。

秀福写下来的这些故事当然是既边缘而又感性的,在当前学术繁荣的大背景下,像这样

缺少所谓“学理”

的表述恐怕很难受





到学者们的青睐。不过我要提醒学者们的是，感性和理性一样，同属于人类把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而感性比理性更原始更方便更直接，也更富有魅力。我们祖先的许多大智慧常常都是用很感性的文字来表述的（比如老庄）。因此，在我们对人类学的那些貌似科学的田野报告十分迷恋和崇拜的同时，我们不妨也读读这些浅显易懂、明白晓畅的边缘故事，其或许是更能启迪我们人生智慧的“文化他者”。

潘年英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于湖南湘潭

目录

序

- [壹] 加早.....一
- [貳] 乌讲.....二〇
- [叁] 摆王.....四八
- [肆] 摆绞.....六四
- [伍] 摆拉.....八一
- [陆] 阳乌.....一〇六
- [柒] 计怀.....一二〇
- [捌] 加两.....一三六
- [玖] 岩寨.....一五二
- [拾] 加宜.....一六八



加早

黔桂交界处『九万大山』中的月亮山，群峰耸立，溪河纵横，林海浩瀚，神奇富

饶，但外界人却知之不多，月亮山最初的出名不是大山本身，而是缘于它的贫困。后来还有人报道了月亮山有野人。从此，月亮山逐渐引起世人瞩目。

我曾两次进入月亮山区工作，加起来已不下十年，也算是月亮山人的一员了，但面对神奇浩瀚的月亮山，我还是『不识真面目』。2004年夏，我背着一套沉重的相机，再次来到了这片土地，走过了月亮山麓的近十个村庄。

我从榕江县城搭上开往加雨的班车，在车上遇到一位客人问我到哪里去，我随口说去摆拉。因为摆拉地辖月亮山主峰，我要到月亮山区去，当然就说到摆拉。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苗族旅客问我到摆拉搞哪样？我说我去照相。不知是什么缘故，一见到月亮山区的苗族兄弟我就特别亲热和兴奋，我还说我是县文联的。

“是帮扶我们加早村的县文联吧？你这次和我到加早去吧。”他说他是加早村的支书，叫马洪沙。

前几年，为搞好月亮山和雷公山区的扶贫，县里一个部门负责帮扶一个村，并安排干部到村蹲点。两年前县文联也专门派干部到帮扶村蹲点。后来看到下派干部到村效果并不怎么好，有的干部下去不仅不起作用，还给村里吃住带来麻烦，此后就不再强调干部蹲点了。但是还经常督促领导干部要常下去调研，到帮扶村送钱送物，帮助解决村里的一些实际困难。

新任计划乡的党委书记原是我的同事，他到任后每次相见都邀请我到月亮山去。

突然一股浓雾从林中涌出，
朝行人袭来，让你不知前面咫尺面目，顷刻间，又烟消雾散，
风清气朗，当你回目反顾，那
浓雾在后面形成白茫茫的
『牛羊』随你奔来，似乎还带着
着咩咩的叫声，瞬时变成『白马』
飞出树尖去了。



作为一个贫困县，各部门资金都很紧，而文联又是最穷的单位，下去帮扶要送钱送物，没有钱物下去何用？这几年我从未到过我们的帮扶村。

我的第一站原计划是去摆王的，加早根本不列为我这次走访的计划，但马洪沙的邀请，使我无法推却，我行程的第一站就这样改去了加早。当然我不是以一个单位领导的身份去的，因为我没有钱物。

从加两出发，无论你到哪个村寨，都要爬大坡，上大山，我们去加早也不例外。上了一山又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

天空阴沉而又闷热，爬到半坡，我们都挥汗如雨。看到“懒板凳”，我们就坐下来。山上路头常有这种“懒板凳”，供过路人休息。为什么叫“懒板凳”呢？因为苗家人说这就是懒人坐的凳子，叫你不要贪坐，继续赶你的路。

走加早，要穿越计划大山，连绵的原始森林，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在入山的路口，有一棵麻栗树，冠如凉亭，在这里，可眺望雄伟苍茫的计划大山。我们刚坐下来，就听到后面歌声飘来，不一会，一群男女走过我们的身边。

我们走过这座森林，近两个小时，大约走了七八公里，只走在大山的边缘。前不久，我在都匀游览了斗篷山，这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片森林还不及计划大山的一半，但我们每人却花了30元的门票，而计划大山却鲜为人知，包括本地人。其实斗篷山也是近两年才宣传开发起来的，2003年才被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为了宣传这座山，都匀举办了世界摄影博览会，还专门策划在斗篷山举行了一次人体摄影，模特儿还是俄罗斯的美女。

参天的古树下，是密扎扎的刺竹林和苦竹林，如果是早晨或雨雪天走过这里，突然一股浓雾从林中涌出，朝行人袭来，让你不知前面咫尺面目，顷刻间，又烟消雾散，风清气朗，当你回眸反顾，那浓雾在后面形成白茫茫的“牛羊”随





你奔来，似乎还带着咩咩的叫声，瞬时又变成“白马”飞出树尖去了。这就是计划大山的“神雾”，是计划大山的一绝。如果胆小的人，一般是不敢独自过山的，但加早人个个都敢独往独来。

一路的林奇景，一路的鸟唱虫鸣，使我忘却路途的劳顿，两个多小时后，树林变矮了，树木变小了，林中光亮起来，我们终于钻出了计划大山。太阳已经落下西边的月亮山了，鸟瞰山脚下的加早与河边寨，两个村寨就像丢失在山麓的几个鸟巢。

太阳山、月亮山和计划大山的三大主峰，如同加早苗寨人家火炉的“三角架”，加早和河边寨就是“三角架”里的几颗火种。乌牛河的两个源头，一个是太阳山，一个是月亮山，汇于加早，流入都柳江出广西、广东，最后与珠江相汇，流入南海。

走进加早苗寨，夜幕已经降临，到处是黑黝黝，静悄悄的，只听到溪流声和“琅琅勒”悠长的叫声。

今晚无缘无故的没有电，加早仿佛又回到原始过去，

> 鸟果溪从计划大山流来，欢快地跳过悬崖和森林，然后款款绕过加早苗寨，哗哗的流水，与山林里的鸟唱虫鸣，合成了加早人生活的伴奏曲。



【壹】